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淨德集卷二十至二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馮履泰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李普

淨德集卷二十

宋　呂陶　撰

策

究治上

臣伏思國家享有天下百餘年矣吾君吾相同心合德日夜孜孜營治之勤過於前古而太平未見其實者弊果安在哉好静而惡動喜無事憚有為而然也夫静出

於動無事本於有爲天地之生萬物其先莫不旋斡運變周流不息以極其神而後乃收功於静聖人之經綸斯世其始必剗除蕩滌無所不施以平天下之多難而終乃底於無事此物化之先後治道之始終其致一也今惡動而憚有爲則所謂静與無事者終不可得而猶好之耆之不亦異乎世俗之論曰動不若静循仍易而興作難是不究利害之深淺理勢之宜如何也是執一隅之說不知適變之道也是尚一朝之樂不議千日之

憂也夫人之受疾有輕重故醫之爲術有速緩或一寒一暑之侵爍發於膚腠此其淺而易去也則治之之術不過安神靜氣而自固可計日以起至於腹心難治之疴則不然彼其所感者深故所苦者甚異既將瘁於悴亡而吾猶使之自養以待抑亦迂矣是必力攻急逐於死生之際而決其一勝何瞑眩之足惜哉大廈之居莫不欲便安而重創建藩籬缺漏補葺之可也榱桷敝壞完治之可也若乃基構頹圮梁腐棟橈一大風雨幾有

推覆之患則又豈補葺完治之可救哉勢至於此而猶重創建之勞則無以享便安之逸矣天下之事固有不可已者而已之非所以振起治功而恢明國體也方今之弊豈非天下有不可已之事而朝廷有不欲爲之心乎持不欲爲之心當不可已之事則取適目前而未暇於長久之計臣恐國家之政日苟一日歲偷一歲而可憂之漸有甚於此時者矣夫二敵盛彊窺侮王室兄弟之好既結於北而王爵之封已加於西歲出金繒數十

萬分命賜與以爲固盟之具可謂厚矣諸邊要地夙昔經意城守攻戰非無備矣介使屢至謾書數上出無厭之語啟難塞之求以摇動吾君吾相之聽亦已久矣此朝廷之公患而天下之深不平也然猶以勞民爲說以好戰爲戒未嘗一議誅伐之策而與之正中外之分惟默然貸忍百計應接而幸其不爲南牧之舉臣竊以爲未安也大河爲患歲歲決溢朔方諸郡衝潰不常生民之死于墊溺者爲不少幸得保其餘生而力困於河者

亦多矣蒸薪之積隄防之勞無時而已也大抵壅之於東則奔於南障之於西則注於北而不見其素所謂河者果安在也洪流之害可謂極矣此朝廷之所共憂而天下之所熟聞也然猶以開疏爲功以遏塞爲利募富人度釋子以給其費欲息尋丈之奔衝乃致千里之漂潰而未聞建定大議觀水所向從民避患而徐爲之謀臣雖甚愚亦不敢有取也舉今之務莫大於此兩端皆其勢之不可已者猶已而不爲推此而下則庶政之苟

簡臣不得而悉數矣是以天下之人激昂奮厲之氣少偷且怠惰之心多事勞而治功不立政發而王道不隆由此其故也惟吾君吾相深窮利害之本而權之以時秉聖賢之會而相與講磨淬濯於廟堂之上不惑於一偏之說而斷之以力行善動而不懈大有為而無所憚以起天下柔弱不振之態而完其堅壯全盛之體可也古所謂日中必熭操刀必割則機會之至其可失乎

究治下

臣聞人主欲有爲於天下而無所憚則天下之事不足爲也然而名實之辨不可不察也舉天下之事而皆可以爲則天下莫不知其善治也後世莫不稱其難能也天下之事舉皆爲之者實也莫不知其善治稱其難能者名也事有本末名實有先後本近於實末近於名實居其先而名處其後也好實則所務者本也無意於名而名隨之好名則所逐者末也未必有其實也此名實之辨也昔之聖人施爲於天下者葢非有求於名而行

之及其成功事立而名自傳舜舉十六相誅四凶所以去天下之害而興其利也然後有進善黜惡之名禹舉四載決九川導九河驅洪流而放之海所以保斯民之命而粒其生也然後有捍災禦患之名三代君天下耕以井田稅以什一教以學校罰以肉刑所以援斯人而納之仁壽也然後有至治之名然則名者豈在好而求之哉王政之弊莫大於好名而不爲其實好名而不爲其實則事失本始而所逐者末也後世不知聖人有得

名之實徒見其名之甚美竊好而欲求之乃獵取其近似者而行焉及索其實蓋闕如也今日之弊信有類此矣國家嘗詔司農條三歳之出納命執政議其入計者豈非古所謂冢宰以通法制用於歳杪乎然而取之過蓺極而横斂數下積之非有餘而浮費無窮不可量入以爲出也耕三年者未有一年之畜也旱乾水溢則多菜色之民也又嘗詔羣吏勉修厥職毋以簿書期會畢事者豈非古所謂興教化以厚風俗乎然而朝廷所擬

議制令所布告者類多賦役獄訟米鹽貨幣之情乃俗吏之為而未見其可使天下回心嚮道之具也又嘗詔中外臣屬以密封論時政者豈非古所謂明主好道而求諫百官箴王闕乎然而公車不召對尚書不問言末聞燕見紬繹而覽章引咎也凡為此者得非先名而後實歟誠能均節財用寛裕黎元矣可以命計司制國之經費也誠能導民以德動民以行矣可以責羣吏於薄書之外也誠能求善無厭改過不吝矣可以來天下之

上封論政也凡為此者為先實而後名也天下方患名之浮而不見朝廷勤治之效茍人主一旦奮然揭其實而示之以聳動天下之耳目則德日起而大有功若雷霆之震日月之臨照威聲光耀窮極天地之表而著見萬世矣所得之名豈若向之近似者哉臣敢遂道前世有為之君殊勲懿烈已驗于往者以取必於睿斷昔漢宣帝勵精親政綜核真偽信必刑賞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無茍且之意於是生民安業而單于慕義來享

議者以為效優於孝文而德侔於商周之賢主唐憲宗決策定議明抗國威以平數十百年方鎮僭叛之勢則亂階逆本誅削殆盡而唐之紀律復振齊威王小國之諸侯也委政不治彊鄰交侵及其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發兵四出則趙魏衛之君請和國人震懼無敢飾非者此皆為之有其實也況以國家大定久安之勢究其實而不責於名則何施而不可何為而不立豈特漢唐之比耶惟陛下留神攷察

明任上

古之聖人制為君臣以立於朝廷者豈獨辨上下之體全人主之尊而已乎其勢必相須其義必相濟將以辨天下之事也然而君臣之際常患乎責之非其任待之失其心無相與之情以固相須之勢無相信之實以伸相濟之義是以賢智才能之士不獲自盡於上而治道有未至焉此其故非他蓋人主以細務為先而不留神於天下之大計以猜疑為術而不思憂患之誰與處也

夫天下之事固有大小矣治亂安危之機政教感福之具所謂大者也舉而責之大臣則當矣大臣之責既重而天子待之又深不以崇高富貴自處而薄其顧遇之禮不以盈成閒暇為足恃而與之計及存亡休戚之外相接以情相交以道上無疑貳之隙而下無猜嫌之端則固能竭忠致力盡其得為之分而天下之事不足辦矣此易所謂泰而劉向以為通而治也永惟堯舜之盛九官分職禮樂刑政任得其人而朝廷之上咨嗟都俞

君有以諭於臣而臣有以告於君其言皆出於懇誠而其道各務於訓戒昌明之化基於此歟漢高帝唐太宗皆以英豪蓋世之才經營天下奇謀密計則責之蕭張典章禮樂則求之房杜其君臣之間相與論議則丁寧反覆切究事情密如朋友此聖君賢主善任大臣而能盡其心以崇王道之大畧也二府者所謂經邦論道之官與天子維持天下而圖安危者其智慮之所存其才業之所及豈止於除吏斷獄之間而不出金穀律令之

外乎生民未乂必有以安也四方未寧必有以禦也教化未至必有以導也紀綱未備必有以完也朝廷之所責者其重如此則所待宜何如哉昔我祖宗皆深明大臣之任而明職任以待當時之輔相可謂至矣或諭以撫中外和陰陽為效或戒以進賢退不肖為職或命以簿書之外極言時務或賜以詔旨問扞圉之策或給以筆札俾疏陳利病其於君臣之義豈不篤哉此真忠大節之所以感奮而嘉猷至計之所以不可默也天下之

務不患其不能盡矣今垂拱坐朝通英召對奏白之餘清閒燕處其亦暇及於此乎其未暇及乎臣實疎賤莫得而知也及乎此矣則聖賢之文萬政畢舉天下之大福也若猶未也則上下之情疎而君臣之義有未至朝廷庶務失於講之無素重貽他日之悔矣固非臣之私憂過計也然好議者竊謂陛下嗣政之始天威赫然睿畧雄斷如高明之不可窺而度左右大臣雖有遠謀奇策可以盡天下之利害猶深思極慮而不敢輙發則亦

非朝廷之光懿伏惟明主以社稷生民為心敦厚恩義八大臣耳方其天下無事朝廷清明刑訟衰少財用富積禮樂大備兵戈不試則大臣無與彼事而享成功可也若乃法令不一而刑罰濫國費不給而民力困禮荒樂淫而教化流弊軍旅不足用而四方未寧則安可無與其施為興作之間哉今天下號為治安然非無事之時也元勳舊德謀議廟堂非無致君撥世之術也而天下之人有未喻者三臣是以不敢默也夫是非異論成

敗異勢則處之以與奪乃可以成天下之利然而功過
隨之行有得失政有可否則補之以獻替乃可以全人
主之美然而榮辱繼之賢不肖混淆升黜謬戾則辨之
以進退乃可以用天下之君子然而毀譽應之不處以
與奪則不能息天下之謗而何以成其利不補以獻替
則不能救人主之失而何以全其美不辨以進退則不
能除天下之小人而何以用其君子是故大臣之於君
必息天下之謗而不計其功過必救人主之失而不慮

其榮辱必除天下之小人而不恤其毁譽此所以成其利全其美而用其君子也漢欲擊匈奴右地䰟相以為不可報怨於遠夷願罷其兵既而三世稱藩無敢入寇於君臣之際示之以至誠結之以不隱降意垂聽從容終日以咨訪詢求於二府之臣使之言當世大務而與之圖其取舍則處無遺策舉無過事治道日隆而盛德新矣

明任下

天子待大臣以不疑則上下之情相通此治化之所由起也而大臣之報於天子豈可少愧於心三公之官不以一職而名者蓋天下之事靡所不統而未嘗專於一也是故與天子論道於朝廷而參六官之政與六卿之教焉且論道經邦而六官六卿之政教皆有所與則天下之事安有不責於已乎然而理勢有本末體用有大小務其本不務其末為其大不為其小此所以持其宏綱聽其治要而不若百官之瑣屑也古謂宰相不親小

事者如此而已後世惑陳平一時之言而為之說曰決獄以廷尉治財以司農禮樂有奉常軍旅有將帥宰相者任人授職享其成功而已至於施為興作皆莫得而與也為是說者知末務而不知本可襲常而未可應變矣何則天子容保四海臨制萬事而與之共政者乃七唐欲赦吳元濟以悅方鎮裴度謂不與賊俱全請自督諸將以討乃能平蔡之亂此處以與奪者也今天下之事或急於邊或切於國或未宜於民而羣臣有以更張

廢置之議聞於廟堂則少為之裁決而多委之有司且要以不可有失上指者何也王嘉在位數務諫諍陳蕃楊震疏佞邪列災異語皆切直魏徵指陳善否多至數十萬言此補以獻替者也今朝廷之政未必無失或繫於睿德或關於聖教或動於天變惟諫官御史敢語其端而未聞謀猷入告彌縫衮闕者何也傅遷訐政則孔光勇於罷黜楊彤在朝則王商為之奏免此辨以進退者也今天下之士上自朝廷之吏而下至山林之匹夫

修潔操行苟有所立則大臣嘗收其器而用之矣至於宿惡巨慝足以殘民黷化幸而未投於罪罟則未聞顯白其狀而廢放之以激清下流而感起昏俗而猶使之貪爵冐位以居人上者何也凡為此者豈非以人君之權不敢侵而功名責其全歟惟明主深察夫為臣之難與得君之不易既待之不疑以通其情又亮其不侵以責所報則庶乎能釋天下之所未喻矣

議官上

天下承平既久任官之弊極於今日矣仕路益寛紛紜坌塞而朝多倖位也吏員愈衆國費益廣而生民困窮也郡縣之重牧以匪人而德澤不宣也日月為勞職業不厲而萬事隳廢也人人競進苟覬禄利而廉恥銷亡也積數十年之弊而欲一朝革之不窮其源而決之於横法未見其可以澄清也弊固有源矣入仕之法不精用人之制不慎也臣不敢遠摭古訓立為迂疏之論以取髙於衆惟列述祖宗成憲叅以近事願朝廷揆酌其

宜而用焉可也貢舉之數雜流之選昔歲議之熟矣獨
任子之恩雖加裁節而猶或疏焉臣故曰入仕之法不
精也建隆之制歲補有定員而重以試覆試不如奏書
坐之也祥符之詔入學習經限年課試對於廷而授之
職公卿子弟有以術業不明而罷歸也夫定員入學之
制固未易復於今而習經試覆可少倣而行矣臣愚以
為凡廕奏書可著籍而未命詔以一藝為能若經史若
兵刑惟習之聽嚴其科格而覈其能否能者官之而未

能者使之退而復習要其成而復命之則上有考實之功下無增年之詐恩補之數頗損於舊而不患於濫矣夫州縣之吏為攷六七舉者一二人則亦可以治縣治縣者攷六七舉者五六人則可以為京秩而治京縣門資而京秩者攷六七舉者一二人則亦可以治京縣治京縣者六歲舉者又二人則可以為治中為治中者五歲舉者又三人則可以為郡守以國家斂才旌善之深術使人樂為之用而不已也然而法制一定循襲既久

泥不知變則進退在下而與奪不出于上反為用人之大弊甚可歎也且天子之尊人皆畏信而不敢慢者惟取舍在我而不狥於衆人也今責孜其任如此限其舉者又如此苟有合於式度則選吏而上至郡守皆可計日而得是下有必取之勢而上無必不與之理安敢議其賢愚而進退哉所謂人主之威柄者猶不得而持之也夫不議賢愚而惟式度之從則黑白雜糅而官政壞不足怪矣臣故曰用人之制不慎也臣聞祖宗之時州

縣之吏陛見而改秩其陞黜可否一出於人主之意而無必得者也凡以私弊被坐於决獄而失於深故者屢對而不遷矣自擇能吏分治方州而責以秦彭之效矣選治中以佐武人之為牧者也錄外官功過而閱於禁中矣以名召對而旌擢者二十四人矣凡此者皆以明威斷而示奬勸也今陛見之吏未嘗不遷向之不遷者惟增歲攷而益薦員也郡守治中之舉歲無常數而塞詔者衆惟有司第具先後而授之也外官之功過天子

未嘗盡知也召對而旌擢者未見其人也爲法如此而求任使之當將可得乎臣愚以爲凡吏有陞見而改秩者莫若就按故事差次功過而特可否之增攷益薦之令輙廢而不用凡京秩而上秦所謂舉而升者自今以往悉宜罷去時召大臣部使者二千石慎擇良吏而薦如近日尤異之比歲不過幾人命有司與左右之臣詳攷行能倣用資格如比歲政府除選之類任以守宰郡丞之職明主周詢廣采而寵榮其卓然者則與奪在式

度之外而進退出於威柄天下之吏孰不淬濯奮厲而求聞於朝廷哉其衰懦猥闒自知不能有立於斯世者必亦退避縮藏而不敢覬幸矣任官之大弊庶幾可以革也

議官中

救弊之術如治水既澄其源而不疏其流以就潔清則必散漫四出漸潰汙濁之地而復為向時之患臣前所論者宜為之先可以澄其源矣繼而有潔流之議則安

敢默哉夫精其入仕慎其用人者所以進天下之賢而退不肖也以一日之法制施於十萬人之間而救數十年之弊則天下之賢豈能盡進而不肖者豈能盡退耶蓋亦大為之防而徐導之磨以歲月而期於成也夫天下之吏非盡賢而亦非皆不肖其勢相雜而未一則導之之術莫若明趣尚嚴責任使天下之人曉然知君子小人之分不可少亂而朝廷懲勸之道詳審别白則賢者安其勢而不肖者易其非何弊之不可去哉今日之

患葢趣尚不明責任不嚴君子小人之分亂而所導非所勸故也趣尚者義利之辨責任者勤怠之分也厲之趨義而不誘之以就利所以明趣尚也而趨義者多矣督之勤勞而不開之以怠惰所以嚴責任也而怠惰者少矣趨義則廉就利則貪勤勞則稱職怠惰則廢事此人情之所同而天下之所共知也朝廷之於百官責其廉而賤其貪者欲天下之吏皆廉也而或誘之以就利則安能勸天下之廉乎樂其稱職而惡其廢事者欲天

下之吏皆稱職也而或開之以怠惰則安能勸天下之稱職乎且仕而受田者所以旌圭潔之行而養之非計其歲入之豐而設為高爵重位也守以長千里丞以佐郡而令以治縣名器之辨在此而不在彼也今圭田之任皆躐而授之不復議名罷而為歲入之辨守或俛而為丞丞或詘而為令矣為之者豈皆妄庸而無知哉世所謂善人能吏者往往流入其中而無甚愧之色謂法令許我以然也趣尚之不明如此則仕者何利而不就

乎此貪冒之風所以起也夫張官置吏而分以職者欲舉吾事也事而不舉則職廢雖罪之亦無憾矣生民之疾苦未蠲賦稅之事輕未壹監司守宰之過也可責之矣朝廷嘗欲恤其疾苦均其重輕而不責於可責之官乃特遣吏以辦之臣不知高爵厚祿而素養之命曰與我共理者將安用耶責任之不嚴如此則居官者何事而不怠乎此廢弛之患所以成也二者非獨吏之不肖皆朝廷有以導之而不勸矣臣故曰所導非所勸也嗟

夫圭田之職授足以起天下之貪冒矣況姦贓有復用而無永黜哉祖宗之禁不如是之疎開寳以來有棄世者也恤民均稅之特遣吏臣以容天下之廢弛矣況不職聞于上而無失舊物者哉祖宗之恩不如是之濫淳化中有處以州佐者哉臣故曰莫若明趣尚嚴責任趣尚明責任嚴則吏勸而政舉也

議官下

夫古之循吏布宣德澤設為條教使民宜之深而信之

篤所居稱治所去見思風迹炳然垂休千載而後世莫能及之者何也非古之人皆賢而後世之吏多不肖也非風俗之醇漓代變而治體不可復也意者朝廷之於君子待之不適其分用之不盡其材而遂有所不為乎尊賢而退不肖者人倫之大別也尊賢所以勸不肖退不肖所以任賢此乃使天下之士求為之用而務有所立也今智愚混亂而失其別用舍重輕惟式度之聽是故雖有卓然之才雜處其中而無所辨異則其心必亦

自惰而不欲有為矣此所謂待之不過其分也法令者禁非防過之具為小人而設也君子不幸而過猶議賢能而擇之則用之於君子可踈而不可密也可踈而不可密者使才勝於法而足以適用不使法勝於才而無能施也舉今之法蓋密於君子而使之不能施其才矣科條詳悉網羅備具大至於生殺與奪之間小及於出入起居之際一不可離於法是故雖有傑然之士願發所存以盡行已之道回環四顧而皆為法之所繩則其

心憤懣沮法而不敢復議安肯觸罪冒禁以求驚世駭俗之名乎是以其勤勞止於簿書刀筆其思慮不出於規矩繩墨矣此所謂用之不盡其材也夫君子始仕則未嘗不以濟時及物為先務安有不欲不甘之心哉及乎既從事於其間觀其勢之如此而與志願相違也於是抑而不振晦而不彰滔而不流藏而不試惟明主思致天下之力而輔成治道豈不惜於此乎昔之賢君待循吏者可見矣拜刺史守相輙親問觀其所由不數變

易使民服從教化有治效者勉以璽書賜金增秩公卿
缺則以次選用今皆不可得而有也民政之重宜莫如
守宰一官而共之者三人羣趨於有司閱籍而聽命計
以歳月輙復代去雖百職曠惰而未至於受任則澄按
所不及其治尤無狀則碌碌罷退而合為一又羣趨而
聽命矣其所得之分則分毫無損益也昔之賢臣為循
吏者亦可見矣使郵亭鄉官養鰥寡貧窮而又為之制
喪祭之具也擅發倉廩以賑餘縣流民而得全活也減

少府用度齊刀布遺諸生諸學京師也以守相賦斂違法而遽解印綬也以孝婦寃獄不理而謝病求去也今皆不可得而有也於法無有而人不可以行也一郡之廣坐斯民民將斃而不能輙濟者朝廷有未報也一邑之大熟察斯民之所勞而不能輙革者州郡有未從也不慮乎此而遽為之則姍笑其近名貶駮其興事甚者至於罪廢而不錄也昔之人恢閎曠闊多出於繩檢之外以望其成功今之吏委曲遜避以趨於法禁之中而

求其無過也嗟夫上之所任者既如彼之輕下之所畏者又如此之重則尤異之效循良之政何時而及於古哉待之有别而使進退出於威柄則臣嘗議其略於前矣嘉祐之詔有察守宰治行而命以久安者何中道而止也惟明主既先之以擇才授任而不取必於式度又繼之以循率先憲而戒其屢易褒賞其不欲之即而使之磨礪凡天下之吏有以宜民便國而抵罪可特議其過而時亦宥之勿拘深文遂至廢斥以振動不敢之氣

而使之馳騁則賢者無自惰而有所施古之循吏出矣昔漢臣有言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財任職者人情不能不過差宜可闊略俾盡力者有所勸可為今日道也

策問

問卦者時也爻者適時之變也觀其時窮其變賾之以吉凶推之以進退天道人事其相參乎何以周公履而不處仲尼需而不進明夷之六五利箕子之貞既濟之

九三見高宗之伐文王之德居升之四仲尼之志當華之初索求義象而質以聖賢之迹茲有望於彊博也

問六月宣王北伐之詩也歷序小雅廢缺為變之始則厲王之詩不列於小雅明矣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幽王鄭康成以為刺厲王之詩學者惑焉夫康成之於詩造其藴奥也其說非妄也諸君宜辯之

問三代之政各有所尚故忠質文循環為用以求其弊推其損益而百世可知矣然則聖王之垂統御極必鑒

觀物理參驗勢數量揆敘以建治體使元元之生歸於中和之域而後已也豈可泥於循仍而昧於適變哉國家剗五季亂本造四海大業百餘年間號安平矣教化所漸摩法度所處治其所尚者何也遠稽三王之道近撫當世之務則所損益者又宜何如而可以濟於時耶諸儒固嘗極慮於此也敢問其略無讓焉

問經者所以載道而道者適治之路也士之窮經探道而有志於從政者豈區區章句而已乎必能推明聖奥

而適於用也且禮有九經書有八政皆治道之要務施之於今無不可也請條其目而陳其効焉

問堯湯水旱必推之數也洪範休咎必歸之數也推之數則災異生於自然也歸之數則精祲兆於有象也國家仁厚之化衆被動植太和之氣充塞方外然而水旱有時而作豈數之然耶抑休咎亦有其象也却衆沴而來諸福得無術乎昔董仲舒劉向父子夏侯勝谷永李尋之徒皆以經術推陰陽為儒宗今之經明行修者豈

宜自謝古人而不言也

問四裔為中國患難三代之盛亦所不免故禦外備邊之策興焉議者必曰重任將勤訓兵厚其儲蓄此其大畧也然則將以何道而任使之必勝兵以何術而訓使之不驕儲蓄以何法而積使之不困於民願畢其說可也

淨德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淨德集卷二十一

宋 吕陶 撰

墓誌銘

樞密劉公墓誌銘

元祐元年三月某日樞密學士朝議大夫充涇原路經畧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渭州軍州管内勸農使彭城郡開國侯食邑若干戶食實封若干戶劉公以疾

甍于位驛奏至朝廷悼之道內侍護喪以歸賜贈加等凡所以賑卹其家者甚厚詔贈太中大夫越明年七月某日乃葬于潁城府某縣某里循禮攷吉務其稱也公諱庠字希道世為彭城人其先葢漢楚元王交之後曾祖諱某祖諱某皆恬於隱晦爵祿不及考諱某博學知道為世大儒有器業可巨用不幸仕齟齬終青州觀察推官門人考其德義謚明道先生累贈銀青光祿大夫妣李氏生顯家有賢行治家教子如古烈婦以公貴累

封某郡太公公少孤八歲能詩為石曼卿所器年十四以文謁明道先生之友蔡文忠公公竒而婿之以文忠遺奏試將作監主簿調宋城縣主簿用程文公薦改陳州司戸參軍移鄭州鄭縣令治塘水溉民田數千頃嘉祐二年擢進士第六年遷著作佐郎知河南府伊陽縣遇英宗踐阼遷祕書丞修奉昭陵百貨之須動趣千萬公治之有序邑人不吿病而官亦足用轉太常博士充高密廣平兩縣教授是時詔兩制舉御史知制誥蔡杭

爲公可任會英宗以災求言公即上書論世務十餘條英宗嘉歎以書示宰相韓忠獻公且問所以韓以不識對上益重之遣内侍宣旨有甚知才美之語遂用杭蔿除監察御史裏行及對英宗曰欲用卿久矣有大臣言卿與蔡杭親朕荅以内舉不避讎親何害搢紳士大夫咸以爲用公之當九月壬子朔日有食之未數日陳張幄具後苑以待宴幸公言去日食太近非畏天之威恐懼修省也乃爲罷宴會聖宫創仁宗神御殿宏麗過制

費鉅萬公謂天子之孝不在宫廟之奢靡在繼先志隆大業今營建甚盛非所以昭先帝儉德英宗為損其制襄陽郡王允良郊祀不陪祠久罷朝謁公陳其縱傲慢上帝無人臣禮奉宸庫失盜公劾巨閹領皇城司職事者以嚴宫城之禁願陛下不以近習撓天下法英宗曰法令之設内外一體翌日都知以下皆論罪李珣犯銷金開封府以中旨輙釋公累言乞正國典請對又陳之英宗曰朕豈私一李珣耶乃仁宗外家若行之天下謂

朕如何更不須言公知上意如此方已其論又嘗言命令失名器濫則知制誥還詞頭門下封駮顧申飭臣子舉職如故事諫官御史皆所以補闕失杌隉謬宜增其員呂誨等既去位公累疏乞留又求對奏誨等忠正敢言意在愛君陛下奈何輕斥之以累盛德上曰朕本不貶誨自是誨等不肯留爾公懇請召還詞不少屈時論韙之英宗不豫公力陳日食星變宜崇儉納諫布恩澤以解天意則轉災為祥聖體當享無疆之休久之朝政

多自中出皇嗣未立人心尤不安公獨拜疏謂太子天下本漢文帝唐太宗皆於即位元年預建太子為宗社無窮計潁王長且賢願陛下亟立為皇太子上感悟大位遂定又請潁王侍禁中閲天下奏報降付如平時俟康復乃罷則聖躬便於頤養而機務不壅宰臣韓琦樞密使文彦博宜夜直以安人心英宗崩百官臨福寧殿大宫給肉食公謂先帝棄四海臣子豈知肉味請給素食庶近禮州郡遣子弟納貢賀即位恩補過幸宜罷去

事雖不行識者以為是以神宗登極恩補主客員外郎
殿中侍御史裏行未幾遷右司諫兼提舉國子監一日
神宗語及漢武事公對曰王者當上法堯舜之德下迹
成康文景之治漢武不足為陛下道神宗悅其忠時邊
臣有邀功致寇者本非朝廷意公疏其姦謀請寘於法
以謝天下及下二府大臣措置邊事之宜定以公罪庶
幾不苟簡誤國事又陳中國禦外之體守信為上武帝
深入為下策昔寶元時元昊叛五來五背天下為之困

敝今莫若崇大信舍近功為國家長利古者冢宰制國用量入以出請詔二府議大計京師久不雨蝗害稼公引王猶京房説以為陰不能固陽故不雨臣安禄茲謂貪厥災蟲請黜臣下不勝任安禄無德蔽惡為孽者則雨以時降蝗不為災又乞賈孫琪留馬默以來直言優容王陶以全恩舊公之啓沃獻替正紀綱糾姦佞著聞於人者如此其秘詞切論未嘗語於私者則莫得而知也是年秋奉使大遼故事兩朝國忌不相避公將還度

以正月八日至白溝宴用樂然是日英宗小祥也公具以告願於涿州插宴則八日達雄州且行香得遂臣子之志遼主歎美從公言使還除集賢殿修撰充河東轉運使蓋公論議剛果權貴忌之而利其去也時晋地旱饑軍費日廣公計一道之産惟鐵利為饒請復舊冶鼓鑄通隰州温泉鹽碁博易以濟用又請募民入粟塞下預為足食計悉聽之俄還起居舍人除天章閣待制改河北都轉運使契丹人侵覇州土場為己地集兵疑我

河東亦奏契丹從帳西京朝廷為之動詔公驗狀公曰雲朔去歲饑荒孰便於屯聚今往西京者不過集部族數萬人西脅夏常南疑中國爾安肯舍定州平易之塗趨并晉險阨之地而入寇乎又以五說料其必不能有為宜安靜持重以待可遂無事後果如公言二股河之役興兵無餘力邊城遂不完公謂城壘之設俯瞰敵境勢不在河防後請輟二股役兵備霸州等城以嚴守禦黄河起春天御河繼之凡十七萬九千人期以暮月罷

公謂今年河始東流其南北岸創隄防千餘里以夫役爭土功力不足用雖責以速成未見實益願減半先治其急而徐其他則無枉費勞民之患詔約二股北流口以拔水勢公言河方東流而遽遏其北則澶滑以下將有潰溢之虞償以歲月分殺其勢漸議閉塞乃得治河之策宦者程昉乞益兵助御河之役欲以奏功公謂督工於盛夏則暍死者衆乃奏緩之又請銷開塘口泄水勢外示設險之方而内不失蒲葦樵蘇之利朝廷皆信

其說青苗令始下公謂不可行奏願罷之歲餘差知成都府以親年髙不拜得知真定府屬并晉用兵之後民疲不聊生上以安輯之旨諭公又除河東都轉運使至則寛力役蠲逋負賑流散以稱上意凡三閱月乃召還知開封府前此議者置𢊍官分治府事凡輕罪聽決遣公謂京師多豪右𢊍官體輕人不畏或緣而寛縱有罪且政出多門非所以肅清浩穰之術昔趙廣漢嘗患二輔亂其治猶欲兼之况𢊍事之末乎請罷蔡確沈振願

殫力公事以報萬一是時宰相王安石用事與公異論確主於安石見公不庭參公謂朝廷之儀安可以私廢上疏辨之由是上失宰相意神宗亦嘗諭之曰卿柰何不與一二大臣協心濟治乎公對曰臣子於君父各伸其志臣知事陛下不知附王安石不數月除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充河東路經畧安撫使蓋朝廷以二鄙為慮謂公深知西北事故以閫制付之也前帥嘗建葱凌議不足示威武公奏罷之夏國降羌數千人公慮其為

患請遣諸境上召其豪歸之有不去者乃留外以示大體內以消姦萌兩得則豪事未報果有謀歸者中旨亟令從內郡公謂降羌遷則生變宜假宴犒漸移從至太原並邊既無虞比次區析於華人之中久則吾民矣從之塞外以寧眾請復憲州以重形勢還置惠寧肅定神木三堡以備應援又請募兵民子弟之彊勁者為勇敢以壯軍聲如漢謫民戍邊故事下流非巨蠹積姦者擇少壯貫罪從河外以實邊徼皆可其奏契丹議侵彊謀

者謂有稱兵意朝廷問公以為未必然嵓嵐鴈門求濟師皆不應契丹主駐雲州遣數騎涉吾境邏者得之契丹馳檄紛辯不已公奏曰契丹意在彊場持此為端爾臣剌知雲州無兵朔應艱食願朝廷緩荅而峻拒之方盛夏兵未必至惟以有備待非常乃得計願遣劉忱等至境上姑以理論臣俾將佐飭兵觀釁而動此事機也時朝廷以契丹使言順禮恭及持敦睦和好之說乃錄契丹主書付公諭以地界且通商公復奏曰臣竊疑契

册此舉非本心蓋見朝廷尚未克復河湟不得不為脣齒之計故以此嘗我爾今欲爭辨積年已定之彊界曲固不在中國而在彼則泛使之來禮宜偃蹇而反恭順辭宜高抗而反卑遜臣竊恐其意別有所在也敵意無厭朝得寸暮求尺必又有僥倖之請宜直以拒或與以不當得之地既杜其姦未必不疑中國有謀用此以餌之者若妄意於我背盟伺隙恐非歲月可解也公爭之既不能得會遭太夫人喪去位後竟以黃嵬山分水嶺

地與之公常以為恨士大夫為國遠慮者至今惜焉郡邑酒戶月以課入供河外遠或至千里公請以季易月麟府州漢戶之單丁與蕃族之內附而遇欵者檄有司蠲其役且著為令晉俗尚焚骸貧不克葬者遂委不視為竁四穴以藏之公在晉二年治兵與民皆得其心以靜制寇不勞而服父老至今猶能稱道感歎之不已喪既除又差知成都府蜀久安無事朝廷以德惠撫之官吏或縱情忘分守公一切齊以法度上下宜之細民競

利以高直占坊場破産不能償相繼箠死或自殺公請蠲所負以恵遠人乞推之諸路天子可其奏獲免者凡數十萬計文州蕃族有復讎者當以蕃法論朝廷欲加誅請赦之以寧邊圉緣罪徙内郡者願復之以示恩信西山六州與漢人為婚姻者請禁之以防後患悉從公奏至于治石室黌舍增置學官廣朝廷教育之意又新乖崖張公祠為書韓忠獻公碑立祠下慰蜀人之思皆有助於治體也遷禮部郎中知秦州充秦鳳經畧安撫

使以失舉降秩一等改號州及春知江寧府官制行易
朝廷大夫未踰年又坐失舉降秩知滁州两三月特起
知青州充京東東路安撫使又徙知永興軍時征西戎
無功調發恟駭關右騷然天子震怒大臣無敢議也公
過闕賜對言虛内事外恐動揺根本邊隅之患特手足
之疥聖德宜涵容置之度外天下幸甚上嘉納焉陜右
保甲行團教法州邑擾動公奏曰軍旅之後年饑人勞
正當完養其力宜權罷教俾之少休乃得罷一年秋租

苗役之逋薦饑不能償請倚閣以紓其𢀸流徙漢南者請依富弼青州賑濟術俾京西安集之移稅往他州民不堪其勞請寛下户詔皆納可南山逃卒僅百人依聚山谷時出剽近縣或殺官吏厚遺山民為耳目因保甲團教掠兵器驅村落馬騾乘以遁捕者雖勇鋭終莫能過長安大恐公於是徙山中居民入保奏罷並山團教令廠外馬悉歸州縣乃發兵驅之未幾賊勢自蹙遂殲𠮦渠而支黨亦潰矣是年十二月拜樞密直學士旋除

知渭州時轉運使辦軍儲非其術按版籍强民以供公揭榜罷之增物價而民來願輸者衆廪計大實邊吏請發防春兵公謂彊圉無事遂不遣卒無他虞弓箭手屬以戍廢耕公下番休之令凡旬有五日而罷邊戶便之朝廷方與民休息有懷柔四裔之意公亦以綏邊弭寇為先務不幸在鎮三月而卒故宏規遠略未施一二也初公感疾有大星隕于正寢人咸異之及其没也華人羌族皆慟哭訃至京師太皇太后嗟悼之深且謂如劉

庠輩不過數人方將召用而命不少假搢紳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傷之嗚呼公剛方直諒學造本統通古今治亂安危之變積深而蓄厚親逹睿明被遇隆眷發為愛君憂國之謀惟為澤民恤物之利賢者事業葢無愧負惟屢忤權貴不忍一俯己狥合悠然四方遂至終老此可悲也太皇太后為宗社萬世計保祐嗣皇裁決大政圖倚舊德共底治安而公不及見焉此重可悲也公娶蔡氏封安康郡君男六人端夫鳳翔府觀察判官先

公五年卒次三人早亡次敦夫承奉郎次寛夫承務郎女一人適定州北平縣主簿朱師略孫男二人泗假承務郎浩早夭女一人尚幼公享年六十四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三十卷藏於家雅不喜治生祿廩所入均以贍族人使契册得金幣則以葬宗黨之貧者凡二十餘喪兄之子亙以恩補故捐館之日寛夫猶未仕此人所難能也儲宮之議公尤晦密終神宗一朝無知者此又難能也視古君子何愧耶蜀茶之初禁某知彭州輒條其

害以聞朝廷委公與部使審議公以其言為然具既罪
廢公又累疏辨之知我可謂厚矣後八年見公於渭從
容語議慨然有憂天下之心至明年而亡矣其德業始
終大概某可得而知也重以諸孤之勤請敢哭而銘曰
彭城之劉實繼楚元奕世有顯又生公賢惟公之賢以
剛濟忠獻告二后靡言不從治平之末獨建大議天人
合符傳以神器始終一朝公晦不言方之古人孰為後
先公忠自將義不附會天子倚信用公于外公之在外

十有八年威揚恵泱卒老於邊離明坤載協德而濟黄髮在廷惟公已矣生有大節没有重名敢告無窮勒之斯銘

太中大夫武昌程公墓誌銘

通義郡西醴泉山之陽有巨冢焉山隆而磐水悠而澄松檟叢欝以深門闕崇廣以嚴乃有宋太中大夫武昌程公葬於此也維程氏為眉大姓世有令德曽祖諱沼祖諱仁霸值時孛亂爵禄不及考諱文應以公故累封

大理寺丞贈官光禄大夫妣宋氏封長安縣君公諱濟字治之天禀方厚少有大志力學舉進士時輩推其才天聖五年賜同學究出身選河中府猗氏縣尉戎州司户參軍鳳翔府節度推官用薦者言受大理寺丞再舉進士中乙科通判彭州遷殿中丞又通判梓嘉二州改太常博士賜五品服歷屯田都官員外郎遭長安君洎光禄公憂服除知開封府太康縣遷職知歸州移遂州為屯田都官職方郎中提點荆湖南路刑獄除太常少

卿賜三品服徙夔州路轉運使熙寧三年年七十乃謝事公儒者讀書知名教大旨鑒古今治亂之迹其取舍進退未嘗違道以徇所欲其治事通果敏密先體要濟以忠厚其庇民恤物所至可紀在鳳翔有盜五人者法皆宜死會公至自外邑吏抱案請書之守丞以為不疑見促甚遽公留情閱法謂四人不當死指以示吏吏驚且拜公曰吾豈乘人不逮少覬勞奬第處殺之誤爾卒如其說一府大服又有誣執盜者所司考驗無得欲以

藏禁物處罪公力爭不可乃以狀議且曰始則信其厚誣既非實狀終則求其別坐寀寘嚴科古之浮刑無甚於此衆不能奪遂勿論然為守者自爾忌公而欲疎之未幾出權岐山轉運使毁公少連一見謂曰軍興事劇小邑非君所處即日移公長安是時正獻杜祁公以德望臨鎮開府待士賢俊鱗集得公甚悦會萬年令謝病去請公暫治仍檄他官將代之公聽決有方嘉聲翕然一日祁公見而言曰依稀似曲無易君矣蓋喜公之政

務修舉有漸故引古詩以相褒譽於是委公領治如故而知遇深矣詔下籍民為鄉兵羣情震恐多走南山以避上之人欲遮道止之公曰民方如駭獸過之適足激也大不可乃指他事集里胥條其鄉之丁壯且開以籍而為兵之意亦無足避雖適將安歸宜以某日與為兵者至民素信服聞公言無他憂如期而集遂籍之不浹旬事定議者歎其神速陝西治軍器以牛革數十萬須於郡縣期會尤急民多屠殺以輸公謂轉運使蜀之筋

華積於荆渚數不勝計儻由襄鄧致於陜雍不閲月可足用行之乃免暴賦舊制蜀人官近鄉止再任公既通判彭梓以親高年乞便官朝廷推異恩俞其請又通判嘉州僚友稱其孝鄉閭榮其歸或板輿迎養或持檄還省始終十餘年庭闈歡然得盡人子之心太康隸畿甸民素驕横官政尚姑息幸無事以去至有擊尉弓手拖不問者會豪子縱奴毆平民深竄遠匿公搜擿必得之痛繩以法自是獷猾戢畏境内大治朝廷議弛六路茶

禁擇良吏往究利病公當詣二浙三司承風旨以定論諭諸君公獨不從乃遣巡白中書曰朝廷所以遣官者欲察利害爾今既付之成法則雖有可否安敢陳恐非遣官之本意願飭不往遂以羅拯代焉由六路者後多顯用則公之守道難進可知矣梓夔兩道兵為鈐轄者素專其事遂州雖兼總之實則無所與奪至公不然凡軍政邊防必議而後定淯井監有言雲南鬼主將請道來貢人皆疑其與儂賊入冦專其事者請移兵嚴備部

使亦以為憂公曰雲南於中國道路梗絶之久彼自衛巢穴不暇安能遠來吾屬當慎所舉以寧人心兵乃不移寇亦不至遂人賴公鎮重以鐵塔號之仁皇帝過密時潭州廵檢與客飲酒輒謳歌卒有告者仍以貿易為訛究其實貿易不當坐公欲懲卒之妄而他不復責轉運使謂非忠臣孝子所為必論以法公曰彼武人爾逢敵值寇不用命報國乃非忠孝至於醉飽不思之過何足深咎况自下告上安可啟其端遂無異論乃釋之衡

韶二州間有凶黨七八百人縱火掠黄幹坑户一道駭然公廵部撫遏不張賊勢以布功賞下令捕首惡論誘脅者使潰去民得安堵事訖以聞朝廷嘉之道州有父子歐人至死子當伏誅以尸壊獄疑為請委公審覆處之公詢察情狀子願死無他辭猶疑不忍决奏得免死湖外二税率經五六嵗歛入不已胥吏縁為姦寶孫重困公請量户衆寡每嵗綏以期限畢則州為鈎攷有逋負督於邑吏從之著為令民甚被恵茶陵縣擅增役户

七十有八循仍久之公按劾罷去頗紓衆力邛州歲運淮塩凡六十舟舟萬斤自潭之益陽泝險而上風濤屢溺主吏二十有四往往耗䕃兵三百多還糧於官終身不能已公請置倉於永之祁陽去邛纔六舍以所役兵隷九鋪運致如舊簡費蠲害遊敖甚白言雖不報識者服其是忠州臨江縣塩井五以吏十四人與居民主之彊弱勢不一汲訟日起吏苦劇役民亦罹撤公奏專委之民兩獲其利至今不能易渝州李光吉輩三族旁夷

落憑阻逞暴納亡命聚邊雜殺擄剽奪郡縣不能禁公
請出師治其罪訓兵蓄糧事將舉而代去來者用其謀
蕩平之以功遷官至貴仕公不言勞賞亦不及時論惜
焉薦屬官無慮二百人或以過將得罪未嘗陳其不當
薦亦未嘗有累之者匪惟能知人抑可以敦流運尤惡
淫祀力禁之彭人有為灌口神娶婦者潭人有祭張太
保神者皆訛作亂俗一懲以法邪風為之變既得謝而
歸即其居為林下軒日會賓侶以詩酒自適而氣韻清

壯笑談高爽俯視俗習有超然不可慕之勢凡如此者又十三年以子登朝封光禄卿遷秘書監易中大夫元豐三年天子祀明堂又當進秩于時方議官制留思未下五年十一月戊子無疾而卒春秋八十有二明年四月始降太中大夫諧娶宋氏封長壽縣君雅有賢行先公十六年卒公以六年十一月庚申葬同長壽君之塋禮也子男五人之才朝奉郎嘗為司農寺丞歷梓利夔三路轉運判官瀘蠻犯邊王師西伐朝廷頼其才復還

梓州路之元奉議郎嘗從使者治渝井叛夷遂知瀘州江安縣以功通判本州又從辟渝南平死有異效除夔州路轉運判官歲滿請便郡得知嘉州之邵奉議郎嘗為三司磨勘官辟勾當公事又從使者按視江廣鹽筴還對如旨除廣南東路轉運判官之祥宜徳郎之儀未仕女二人適通直郎句涣承奉郎史敏孫男十人度成都府郫縣尉庚早卒度廊序雍唐廡康廙皆廪訓不怠孫女十四人適前進士史厚簡州司理叅軍李葵太廟

齋即黎�σ進士史器孫宗彝餘未嫁公之康寧也子以才能出使孫以進士中第出使者蓋三人中第者已三世上林景慕宜矣初仲凡湜有氣節善治產光禄分財置第與之使自滋殖湜亡其妻又能嗣守資計益豐光禄公嘗許以其所積為之分已而諸姪議將均之公曰士人所以異於編氓者蓋有孝義廉恥也治命在耳慎勿言嫂之積秋毫不可覬未數年湜之子縱侈無賴蕩去生業反訟財之不均公自引咎惟有司是聽而猶子

有護嫂氏所自具資産之數乃向日稟於光禄公而許以為分者盖倍於衆人所有也官得之信訟於是息人皆服公之義又嘗念仲弟沿亡而嗣未禄乃以一子恩蔭其子之竒故終公之身之儀猶未仕族屬貧者聚而衣食養孤女寡婦而嫁之者凡六人此皆鄉黨所矜法也平生所為詩醇深閑易有唐人風凡五百餘篇藏於家篤信莊老造達理致其將終也神氣凝靜視死生如寤寐非有得孰能至此然傳者謂公之初生羣烏大集

其第三日乃去碁復然里人以為佳祥洎將終之二日集噪如昔又三日乃去其祥不可得而知某亦不敢略也銘曰

允矣程公實材之良起仕於朝克循大方乃牧千里惠孚以霶乃使一道其為典常歸有林泉錫之壽康韜我器業以詠以觴德久則茂慶流而長既獲于猶亦構于堂令猷不隕奕世用光銘以傳永故書其詳

淨德集卷二十一

淨德集卷二十二

宋 呂陶 撰

墓誌銘

朝請大夫知邛州常君墓誌銘

元豐七年七月初六日朝請大夫知邛州事常君卒于官享年六十一其孤卜以元祐二年某月葬于華陽縣某鄉某里以君之行狀來求銘予與君同郡而家世往

還最舊自慶歷中天下興學君為石室生子亦肄業其間始與君相從及宦遊四方多與君接今四十年知君可謂詳矣敢不銘按君之先居長安六代祖有任唐安掾者卒葬江原子孫寓焉曾祖延昱以氣節自任所與游皆一時豪俠然於財未嘗苟得也方是時宣徽使雷公入蜀平寇思得奇特不羈之士以備其用得見甚喜凡捍禦術畧多從之謀既而雷公守成都以書招致遂為成都人祖思齊性孝友能竭力事親雖亂離不失其

樂考禧好事喜儒善擇師友以教子故君起家入仕生有榮養没有寵賁贈至中大夫封母袁氏華陽縣太君卒成其志也君諱珙字君璧性頴悟初就學誦書雖數百言一閲遂記稍長泛觀羣籍好周官戴氏禮凡先儒注釋異同微顯錯出互見悉能通之尤精於名數制度以至圭幣冠服車符樂舞牢豆齊尊之類用於禮者其規範之巨狹容色之冊黝先後之序緐簡之差皆能條別指數聽其言如視諸圖作爲聲律曲折中度慶歷六

年南宫試進士孫文懿公夢得與今少保張公安道實司文柄以獨日祀祊為題君之辭章詳實華潤攷為第一二公於是勉君以遠到士人始知君力學而文既擢第調合州軍事官從華州節度掌書記用薦言者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江陵府公安縣遷秘書丞移福州之閩以親年髙乞便官得洋州之西鄉未行丁中大夫憂服除轉太常博士知三泉縣歷尚書屯田都官職方員外郎賜五品服通判忻州遭太夫人喪終制又通判

瀘遂二州為屯田都官郎中移知資州官至行易朝散大夫知果州又還朝請知邛州君敏於吏治濟以彊力事不擇巨細必究極底裏然後行之人多以為宜在公安承廢柔之政民苦無聊凡賦徭訟訴處決以平遂號無事會歲歉擇圭田之租以賑流殍三泉邑陋俗野初不知學君治之有餘裕乃作庠序擇吏民子弟可教者躬為課試人用嚮儒君之力也懷安軍三江堰以侵競致訟歷四十年不能已君時在瀘州兩蜀使者委之按

治君鉤索本末得其情歸所侵田而復其堰溉潤之利凡四千頃果州瀕嘉陵嵗嵗水患君審視形勢為長堤捍其衝民得不魚至今賴之君襟度疎簡不競矜式見善必褒愛作意引汲見不善輒暴揚挫折若仇怨然交遊視此或少之徐就其中無他也嗚呼君少勵學博覽彊記為文字就科舉一試禮部遂能先衆人聲華翕然茍有攀援憑藉將之緣飾則仕可以顯巳而汲汲吏檢老於郡不失為良二千石葢無愧也娶孟氏封永安縣

君子三人景修宣德郎景仁昌州大足縣尉景儒舉進士三女適懷州武陟縣主簿劉舜臣管勾成都路帳司文字亥平簡州陽安縣尉何宗師孫男六人女三人銘曰

少也務學求以發身壯而從政思以與民六品之位其志亦伸三郡之治有顯厥聞墓崇于岡銘堅于珉告其子孫敢忘其親

中大夫致仕石公墓誌銘

有宋名卿蜀之純德君子中大夫致仕石公享年九十言三以元祐六年十月某日終于眉州私第之正寢八年十月某日葬于眉山縣懐德鄉先塋之次禮也維石氏出萬石君之後唐有仲覽者仕至兵部郎又六世曰藏用大歷中為羽林大將軍善星緯之學當朱泚未亂時已告老嘗謂家人曰天下將有變惟蜀稍安乃攜挈而西依其親眉州刺史李濡遂家焉至公七世矣曽祖瑭隱居守道爵祿不及祖昌齡累贈屯田員外郎考待

舉贈至開府儀同三司公諱洵直字居正幼有志操彊
學力文為辭章清贍尚理舉進士聲稱翕然中景祐元
年甲科釋褐知涇州保定縣又知并之祁縣通判遂并
二州守鳳歸成陵彭五郡分司南京遂謝事自祕書省
校書郎五轉至太常博士又八遷為光祿卿官制行易
中大夫累封開國侯積勲上柱國以三品服終此出處
之大槩也始蜀人去五代亂俗未嚮儒屯田君即其居
搆層臺以儲書以經術教子弟里人化之絃誦日聞號

書臺石家有子待閗卒其業咸平中及進士第又登賢良方正科志大言高與世多忤仕竟不顯終檢校水部員外郎乃公之季父也公以性質之美家法之良深濇厚養完就德器剛不暴於容貌柔不混於履趣平居恂恂然即之甚温及其遇事決可否則賁育其亢其勇在成州時寛恤民力之詔下部使遣官行郡有楊士元者持檄而至作氣勢事求索重為民病公以狀白轉運使即召之還李元瑜者天資憸刻人也知彭州永昌縣為

公屬吏忽就領常平事輙依法逞其私傲上凌下無愧恥銳意戕剥公以理解譬使之馴伏卒無所施一郡不被其毒陵之醫挾其技犯分抵禁詐為疾辛恩霈以免公一日引而榜之彭之巫詐於郡僚搆淫祠誑俗以禍福公收而寘之法其敏決舉類此識者畏其勇力其少時能安貧重義不求茍得既貴益堅如故在我者約故於物不擾秭歸漆林之饒官吏多為髹器以廣資用耗地產奪民利上下習以成俗公一切罷去邦人蒙其惠

殿中御史張唐英因撰漆民語刻石紀之陵陽圭田之入素號優腴不問歲美惡倚辦較吏務登其嬴公盡革之後人遵以為常君子服其廉夫勇則識者畏廉則君子服然皆公之小者近者其大且遠者蓋未嘗發也竊嘗論之公少而博學舉進士為天下第六風度清懿從政知治體苟少露餘緼以示衆或有資地可憑藉則推志及物利澤滋廣功名將赫然豈特數郡而已惟其信道甚篤處己甚重待外物甚輕安晦靜默寶其所有以

為高世所謂進取榮利者未嘗萌於心出於口是故人
無知者卒不巨用亦未嘗有毫髮不滿之意其高標令
節足以立懦夫敦薄俗鄉黨賴以主風教多士仰以為
師式其顧視悖義喪恥以僥倖錙銖之進者如糞土也
公既退休終日閉門泊然無所營不與俗子交即城南
舊圃為亭沼植名花異卉每乘興往遊其間以詩酒為
娛其詩尤平暢閒澹無一語及榮辱時大中大夫程公
濬夬公瑜亦已引年龐眉鶴髮安車相還往燕喜賡唱

里人敬之號三卿凡如此者二十年此又非世俗之所能享也與夫馳騁於名利之場一絓世網終身不復出回首故鄉如逆旅心欲奮飛而迹不能者楚樂蓋異矣所得孰為輕重哉進退豈不裕哉公娶蘇氏累封仁壽郡君先卒幾年子二人長景修宣義郎知嘉州洪雅縣次詠嘉州軍事推官監蜀州陶壩鎮皆亡女一人適朝奉郎郭子皐孫三人順之承務郎延之太廟齋郎元之尚幼孫女六人長適進士程與次適蜀州永康縣尉蘇

其餘木守水部有三子伯與季皆早世公既貴各官其一子田疇室廬均而昇之尤見其雍睦也元祐初某為諫官議事及權貴得請補外公之從孫朝奉君嗣慶其以本末告公公曰士之所養有素動而得一善足矣安俟其餘斯言其知我哉及公將葬朝奉君狀公平生行業求誌其墓其敢辭乎銘曰

十尋之木或植于荒所立不高視以為常我固不競誰其度量不剖而尊彝不削而棟梁不弊于刻剜不罹子

斧斨根堅幹老惟日之長彼自曰勝此庸何塲所貴在德久而不忘

朝議大夫黎公墓誌

春秋事出於吏而法與義生於筆削雖游夏不敢措辭其間及夫微言寂絕大旨舛散傳注解詁之衆望並而起各持其説以誇異騁高於人葢自左邱明而下五傳殊歸歷漢晉及唐之盛而秘府所藏至六十餘家千餘卷嗟乎春秋之難知而學者之難論亦已甚矣渠江黎

希聲専經而信道常謂春秋縁舊史之文假聖師之筆
行王者之事其文坦易其法簡嚴思之不必太深求之
不必太過則有得乃探索藴奥敷暢厥旨著春秋經解
十卷大率以經為主不泊於異家曲説之紛紜傳諸士
林信之深從之衆熙寧初丞相韓魏公上其書於朝謂
可置文館翰林王禹玉輩援之甚力會貢舉更制春秋
不為科議乃寢公亦浩然有歸意遂老於蜀今天子嚮
儒重道謂一經不可輙廢為置博士用以取人則公之

亡久矣嗚呼道之明也有至是乎狥一時之好惡而經術用舍繫焉亦儒者之不幸矣此所以古之人著書立説或藏之山巖屋壁或投之煨爐而不欲傳於後世蓋有謂也按黎氏之先出北正其後子孫散處四方建隆中有曰嵩者初自雲安徙居潼川今為廣安人嵩生元祐元祐生德顈乃公考也累贈金紫光禄大夫妣王氏贈太原郡夫人公諱淳字希聲幼務學既冠與仲兄洵游京師當時儒宗石守道孫明復皆美其才韓忠獻

公名置門下謩望益顯第慶歴六年進士調利州節度推官以父憂罷終制除成德軍觀察推官監延州折博務轉大理寺丞改殿中丞知閬州南部縣以母喪去職服除監在京鑄錢務遷太常博士屯田員外郎歐陽文忠公吴長文薦為學官得國子監直講是時大學士凡千數諸博士講解先日撰口義升座徐讀而退無復辨析旨要公獨不然置經于前按文釋義聽者樂聞其說咸宗向之公凡守雅蜀眉簡四郡皆先德後刑務存治

體不汲汲簿書期會君子喜其勤小人畏其懲有古循吏之風在唐安乘歲饑募民完堤堰兩得其利不浮而稔此治狀尤炳然者元豐七年以朝請大夫致仕哲宗即位加朝議元祐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卒享年七十九天聖四年十二月十日葬于渠江縣敦義鄉書臺里書臺山下公娶安氏再娶周氏封仙居壽安皆縣君一男係太廟齋郎早卒女四人長適朝議大夫蒲宗閔次適朝奉大夫楊謐次早夭次又適宗閔孫男二人暹昇皆

郊杜齋郎公善學知原本窮經立言雖皓首不倦六卿
薦于朝將用已而稟不録然能以教于鄉其臨政必重
民所至有可紀舒而廓之宣特沾滲四郡乎世所謂鄉
先生良二千石公無愧也銘曰
言可以垂世屈伸存乎時或布于廊廟雍泮震發斯文
之光輝或委之重巖餘燼來者莫得而知志可以澤物
廣狹繫乎用或彌塞海宇鼓舞萬靈之動或蹤蹟遐陋
敝鞋米鹽之司名在彼孰先義在我孰重欲識公懷銘

于高冢

朝奉大夫知洋州楊府君墓誌銘

漢太尉楊震以忠義剛方之節扶危持顛王室倚之雖亂不忘功德及四海深且大矣天與令善子孫盛多歷九百九十年爵禄猶不絶間有賢者出焉蓋二十四世生漢公在唐宣宗時領宣武天平二節度君靖恭里光顯一時又二世生珂任金堂縣令生國子祭酒擔因葬金堂於縣作遂為綿竹人祭酒生頫仕孟蜀為漢州別

駕別駕生曦懷道自悔不願仕族黨尊為隱君祥符天禧間大臣表論行義授國子監主簿隱君有二子長曰至為尚書郎故累贈太常少卿次曰塾乃君考也趣識超邁有君子長者稱鄉人之善者皆師式其行贈朝請郎君諱忠惠字敦夫孩提時已莊謹不妄笑言既長能學以干祿擢嘉祐八年進士第初授眉州司法以親嫌徙陵州視條格有未安輒論奏往往如請著為令遷遂州青石令改著作佐郎知緜州巴西縣是時苗役之令

初下逺方郡邑行之或過與不及獨君能體法意推廣以厚民得不擾使者請君齎奏而上謂可遷進君以親年高辭不行就辟監成都商税前此有司幸賞征歛無名求溢常課多至遷二官君能汰甚者羡入遂寡疇其勞惟可減歳進秩丁母憂去未服除改秘書丞君居喪逢郊霈未封其親乃叙前勞於朝丐一命以及父部使亦為之𣅜不報君自是不復語減歳之賞朝請公公既没終喪踰年顧松檟不忍去殆無仕進意親友强之久

而後行今天子即位詔天下實封言事君獻十議一任宰相二選將帥三省冗官四薄賦斂五慎名器六安邊鄙七廣言路八重法令九節浮費十議科舉其言有補於治賞通判衡州歲大水民饑且溺郡守坐視不䘏君盡假官舟以濟發廩貸之然後白使者全活甚衆湖南郡縣凡追集吏以文書鬻於皂頹謂之賣帖得者藉以斂賄公肆掊擾上下不為怪民甚病之君嚴治之立禁條以上聞朝廷因作法頒天下又賞知洋州為幼學文

諭郡人朔望率諸生釋菜於先聖退而環坐執經講論課試能否於是舊俗一變學者數倍爭訟為之衰息紹聖元年十二月十二日卒于官既閲月朝奉大人命始下享年五十六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鄉先塋之次母張氏封廣德王氏封靖安皆縣太君妻黎氏壽安縣君子六人緋綁絪繐絿緁緋瀘州司戶參軍緗早卒餘皆力學求舉女三人長適宇文絅次適李際季適奉議郎張及君孝友廉靜貴義而賤利事親能養志惟恐一毫

違其欲愛人惜物甚勤不汲汲於榮禄朝請公長女既適朝散郎宇文昭度愛之留於家與君共居三十年内外無間言洎析産為二君乃占瘠土故伏臘冠婚之費有不給而終身猶貧親黨無以葬與孤女不能嫁則出力資之壬申歲縣竹水災君率里人瘞溺戶几千數其在官亦以為功務元祐中大臣有喜君者欲援以進君不趨合乃已或勉之則曰用舍在道通塞在命求無益也平居不倦學有文集二十卷晚讀釋老書常戒殺間

不茹葷旬至四五日非賓客盡晝默坐將捐館之數日呼綝讀司馬承禎坐忘論既而嘆曰人之處世要在如是於物我始終之理其有得乎及其亡也親友或謂君常苦脾疾蔬食損氣以及大故蓋惜君不幸而云爾有王從古者持術攷數或以奇中嘗告君曰異時有同祖考名者位己之上宜慮以避禍君既在洋會朝奉郎張埶為利州路轉運通判適與朝請公同諱未幾君乃卒嗚呼天下之不可致詰豈一端者元豐初年予始識君

一日與客偕至客詑其靚侈縱聲色以自奉眞得富貴之樂君愀然顧予曰審如是何以示子孫予嘗研味此語愛君之清識云銘曰

其質也良其守也方外飭其華中斂其光富兮非吾樂嗟悖義而多藏貴兮非我好敢枉已以自戕予迹孰從泰然不競之場予心安歸漠然無何有之鄉命名不忘終焉允臧

淨德集卷二十二

淨德集卷二十三

宋 呂陶 撰

墓誌銘

朝散大夫致仕陳公墓誌銘

某先妣樂壽縣君陳夫人本眉州眉山之巨姓其再從姪仕至都官郎中以行義聞於鄉事業見於時者乃公也諱習字傳正曾祖諱德念祖諱贇值時季亂爵禄不

及考諱位有器識讀書知世務以氣節自任重義好施急人患難如不及鄉閭推為豪傑累贈工部侍郎妣楊氏早卒贈華陽縣太君公少鞠於外氏能抗志從學為辭章舉進士聲名赫然中慶歷二年甲科調武昌軍節度推官掌永興軍書記改著作佐郎勾當開封府檢校庫轉秘書丞遭工部公憂服除授太常博士通判慶州永康軍歷尚書屯田都官職方三員外郎為屯田郎中監齊州新孫耿鎮鹽酒稅知處州不赴改渝州遷都官

郎中歲滿還朝年六十有五遂告老元豐初官制行易朝散大夫公剛簡静重氣守完固博學通古今治己慮務正而不苟雖貴權豪勢不能少屈故相劉公沆守鄂州政任彊果凡所可否賓佐不復議有未安者公輿之辨則從嘗謂之曰異時立朝宜不還此志今北都留守馮公亦嘗移書稱公在武昌時論議操守古有道君子也翰林侍讀楊公察治長安幕中皆名輩蓄總之務悉以委公深加禮敬期以遠到神宗初即位詔百官轉對

公以十事聞其大者謂裴度有大勲德為李逢吉元稹輩毀沮得韋處厚論奏時君警悟今宰相韓琦於嘉祐中乞立先帝為皇嗣定策兩朝功施社稷不可置散地願陛下一閲裴度傳乃見情偽是非又謂自陶穀失對參知政事遂下宰相一等不敢當筆可否事非朝廷任用輔弼意願陛下諭趙抃唐介政有未便宜指陳得失又謂自古人君昵信宦官盜弄威柄多致敗亂始東漢距唐簡策歷歷可鑒願陛下深以為戒又謂自昔乘喪

亂據有坤維僭名號者自公孫述至孟知祥皆非西南人今承平百餘年海宇混一案此下有脫文慮因得免王吉之死王吉者扶溝民吉妻之姪貧無依為吉所養夜聞吉語其妻以發冢事乃以告鄰父捕繫具獄吉罪當死公歎曰同財共居於律聽容隱妻之姪素養於吉而冒法許告乃同凡人豈近情哉遂以疑請故貸焉案此下有脫文至于比歲以來西南士大夫得守鄰郡小官亦不困遠適法禁稍畧乃公之助襄陽山水最佳處公因卜居為老

馬之地既得謝愈放意自適游山中諸佛刹往往彌月不返元豐元年二月十二日疾終于家享年七十有六娶楊氏封仁壽縣君先公二十六年卒二子長曰續太平録事參軍次曰綬昌州司法皆祇慎自立一女嫁渝州巴縣尉唐子昂孫男四人曰沛曰漁曰潛曰淵方從學求舉以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葬公于襄州襄陽縣望楚山之東原有集三十卷其文如其為人尤好為詩有古作者體某童丱時數聞先妣稱道公志苦力

學雖甚寒暑或達旦不寐每以相訓飭心竊慕之既長而仕則又仰公器業之宏遠惜乎不能盡發其胷中也敢序實而銘曰

行義之域君子務適公迹之安屢而不息勢利之途小人爭趨公望之畏卻而不驅位則不克志則不遂壽則不嗇名則不墜山有峴首水有漢川雖百千年猶知公賢

朝請郎新知嘉州冢府君墓誌銘

眉陽士人之盛甲兩蜀蓋耆儒宿學能以德行道義勵風俗訓子孫使人人有所宗仰而趨於善故其後裔晚生循率風範求為君子以至承家從仕譽望有立者衆家氏之族乃其一也自周衰大夫家父之後遷於晉至唐德宗時有為職方員外郎者從乘輿幸山南因入蜀遊青衣訪故人路眉愛樂風土遂居眉山今十一世矣曾祖光不仕祖正贈大理評事考某隱居鄉里有善人長者稱累贈左朝議大夫妣楊氏累封長壽縣太君君

諱定國字退藏六歲知聲律朝議君嘗與客飲客以對句試之曰筵歌陪酒聖即應之曰桃李從花王客大驚聞者以為奇童子方冠舉進士聲華翕然慶歷中詔天下興學時歐陽文忠公友人張公應之為治中課試羣士善君詞業純茂與俱來京師既擢第除雅州名山尉居朝議憂執喪不違禮將葬舍墓次晝夜哭不已有甘露之祥見者以為孝報服除調永康軍司法韓康公帥蜀欲治西山道至威茂建玉壘關君謂蜀近夷惟恃險

以安昔唐中衰吐蕃三入冦一出汶川今鑿石平塹為
坦塗將貽蜀之憂康公信其言捐工役之半再調澧州
司理提點刑獄賈宜言因部吏饒瑄欲誣以巨罪君不
從賈怒屢摭以事卒莫能得識者嘉其持守遷祕書省
著作佐郎知嘉州洪雅縣歲大旱詔減民賦轉運使韓
璹好裒聚官屬畏之不敢告以實君曰歲凶民甚病朝
廷以為憂而使者不卹郡縣又相附會誠何心哉苟不
負於民雖得罪無憾是歲獨洪雅田賦十減七八就差

僉書蜀州判官事二川田稅舊有折變絲綿者估才十
之一監司猶欲加以耗君謂既變而斂則與正稅異豈
復有耗耶乃以辨析得免又嘗增損邛蜀水平之制均
二渠水利鬬訟止息人至今以為宜歲滿通判瀘州夷
羅狗村責言于寨王馬仲通與之戰既敗夷人將執而
歸吏以急告君遽往曉譬招撫給牌示信有降附者矣
議者議討之朝廷遣韓存寶經制夷事君具以本末白
轉運經制司請戒于軍凡降而給牌者勿妄殺以為功

雖行之終莫如其言也烏蠻乞弟先使其弟一毛遺江安令馬旣不納遣去又陰諭羅箇牟村夷襲殺之乞弟怨甚藏怨未發間輒以兵往來境上一日率衆次江安聲言將不利于令人情大恐郡將欲挈牙兵以禦君曰彼衆我寡而從以兵是速怨也乃止遂以檄君即馳至納溪俾招安將以利害鐫告乞弟亦從命歸所掠貲畜而去會轉運判官許安世欲以弭兵懷遠為事遣介與議打誓移文瀘州行之元豐三年瀘守喬叙及乞弟盟

于納溪既而報怨羅箇牟大縱攻掠路分都監王宣戰死朝廷謂乞弟降不以誠凡議誓與行之者皆得罪君方知渠州亦罷歸久之知懷安軍其政皆有惠愛長壽君既去世君年已六十哀慕殆不能勝終喪還朝氣貌減平昔得知嘉州未行時大疫從弟樸在太學病甚君還置於家朝夕視藥食不少避及其死哭之慟因感疾不起紹聖元年五月朔也享年六十四二年之二月二十二日甲申葬于眉山縣德義鄉積玉山娶楊氏封仙

源縣君一子彬奉議郎太學博士有學行為士林所高女三人長嫁武昌程卞次未嫁而卒次適故左承議郎監在京綾錦院王君卿孫男二人餘慶昌祖孫女四人長適廬江何恂次適承務郎范洪餘尚幼君姿韻恭粹務自修適燕處無惰容縱談無謔語慎於事勉於政論交接物未嘗少忤尤工於詩古律凡三十卷雜文十卷體格清懿如其為人蘇公子由嘗送以詩曰鶺鴒性本靜芝蘭深自馨知者以為紀實初君欲葬先塋之右嘗

植木誌其穴及將葬以地理驗而果得之吉皆如其言

死生之分豈偶然哉嗚呼瀘夷作禍蓋小人銳進行險

以覬萬一勇夫乘其後急功趨死凶焰旣不可撲禦經

制顛紊遠方爲之騷然朝廷再遣將剗蕩巢穴乃班師

歷三四年然後定君始終其間與事居多平江安之變

則無功行納溪之議則有罪時無爲君言者君亦不言

亦古人之不伐歟銘曰

有行在躬靜恪而文有政在物和簡而仁瀘夷復仇貽

憂爾民往諭以言亦懷而賓既盟則渝有功莫伸隱德顯報期于後人

承事王府君墓誌銘

王氏出姬姓其先居太原自唐僖宗幸蜀有從而西者遂爲華陽人至先生五世矣曾祖某祖某考某皆樂隱晦不仕進先生諱某字仲符性篤孝事親能養志讀書務窮大指不溺章句學文章純明簡重一與道合尤好爲詩毋過事感物輙賦詠以自適有唐人格趣與人交

推本誠慤終身不失其歡或即之謀必曲折詳盡以告急其患難若己有居鄉恂恂然無少長疎戚接之皆以禮家窘於貲不恤生事客至如歸士有貧而就學者衣食而教焉嘗舉進士與計皆一試未第遂歸岷山之下安退自若後二十五年詔許赴禮部將恩其遺滯則不復起識者高之趙清獻公鎮成都最加厚遇即其居與之田以資隱計先生樂道人善恥言過缺至于斷否臧明利害則勇不可奪有永康軍守郡某者淫刑刻深轉

運使彭公思永將按劾之見先生問其詳乃以官吏能否非士子所與聞為對彭公嘆其長者尊江令吴太元剛廉少與小人忌之部使不能察欲繩以罪先生於是移書清獻公謂太元嚴尚堅正不當以小過廢且曰某受田於公每思所以報公茍以某言為是辨太元而薦之非獨免今日過抑可為他日用則其報公之責塞矣清獻信其然待太元益厚小人不能勝太元竟為朝廷所擢先生所娶李氏封長安縣君先卒男四人長曰㲄

嘗貢於鄉次曰𣪍亦善辭業皆早亡次曰任有志操好
學力文熙寧六年上策試進士能以經對㧞為天下第
二累遷奉議郎成都教授季曰价克勉家學女二人長
適某人早卒次適某人孫男幾人女幾人先生有岷編
凡十卷元祐三年正月某日衣冠燕坐與族人飲酒而
教飭之若將訣别然其夕遂終即以某月某日葬于某
縣某鄉某里舉長安君之喪以祔焉初先生從學於舅
氏端明殿學士蜀郡范公故其行與文得為君子進趨

禄仕聲名翕然人皆期其顯矣已而止塞不進終遯丘園則又能委己順命不露欣戚及其嗣子果以器業奮起承家而光大之今天子祀明堂乃以承事郎封先生其道德之報歟銘曰

公有隱居岷山之陽山間之雲卷舒何常或畜不雨或需以霶有如公懷惟行與藏温温未試自韜其光有子克家積之博彊起踐亨轍坦如康莊乃公緒餘而能顯揚公其無憾寧止崇岡

知渝州王叔重墓誌銘

元祐戊辰歲予嘗銘王君承事仲符之墓述其性質之粹履尚之安問學之正惜乎不幸而不踐高位以充行其志不享遐齡以崇養其德幸而有良子曰任克承厥家博學多文早自振起士林推先天下共仰意謂必能展布餘藴為朝廷用庶幾仲符之幽光垂耀不朽後十三年則亦卒矣嗟夫善惡報施之際禍福始終之迹竟何如哉或可索而質其是非乎或不可得而知一歸於

偶然乎或合一舛二參差不齊徒滋惑於人乎此聖賢所以有幸不幸之說而古今莫能廢也君字叔重承事之次子弱不好弄勵志在學讀書務究大㫖得治已及物之原本不汲汲於章句為文雅健純贍先體用後華采熙寧六年神宗以馭吏務農訓兵之要策進士君條析治道傳經義以對擢為天下第二方唱第之初有司誤贊其名君亦不辯少頃上訝無應者覺其誤始正之君乃徐進焉在廷識者伏君安重有遠量調邛州軍事

判官遷宣義郎知漢州什邡縣用薦格充成都教授遭
二親憂去位洎終喪中丞蘇公轍辟主臺簿蘇公既登
用鄭公雍李公之純相繼執法皆薦君材得太學博士
李公謂為下遷即復疏論之遂除秘書省正字又改校
書郎會朝廷還日歷於省乃以著作佐郎與修之凡五
年為朝奉郎知渝州君聞道而篤信守己甚重視外物
甚輕語默出處惟義命是安要之無作而已既以高文
陟上第跬步可貴顯而一切晦靜如不居之遷宣義時

詣審官求為鄉邑安公燾方主此選謂君曰故事凡魏
科皆不次用柰何俛首就選乎將以君請于朝姑少待
之君辭以親老在蜀不可官京師安公不能強益重君
所守吕公著亦嘗諷君自陳可得美官君退謂范醇夫
曰較文場屋緣一日之長得上第又衒以媒進廉恥喪
矣曰歷之選省也權臣欲私其親舊以君等可修者三
人上之其二則所欲私者也哲宗以君素少援遂命之
儒館上下公議翕然謂君不求而得可以抑躁進警流

薄君在省五年冲淡自養終日讀書為樂不與外事如林棲谷隱之深公卿大臣之門或累月不造倘知之則不趨合以求悅不知則愈密不露言色未嘗輒慍然竟為與趨者所疾故有渝南之行初君讀書知治身及物之用雖以文藻光輝人世而涖官從政不敢少忽苟可濟物勇而力行蓋嘗懇部使求罷什邡之市易衆安其業請增成都學田以養士詔可之達州斷獄謂縣令李傳失入奪官傳以冤告事下御史府君為辯直竟無累

在渝州不鄙陋其俗葺鄉校集諸生躬自課試以補不學少儒之弊置醫生畨方劑督察診療以救尚鬼不藥之死議七郡貧瘠非蜀他地比願弛茶禁卒如其說峽人深德之其明達不撓牽類此元祐紹聖間天下之事再變士大夫奔溺勢利視時可否從而離合雖姻戚交間輒向背甚者至自相魚肉以取寵邀遇苟得毫髪則悻悻市權有厭飽充滿之色不啻商儈然君於是時獨立坦履了無避就凡十餘年完潔而去亦明哲保身

之效歟彼從而離合者聞君之風宜少愧矣今天子嗣位推原本末講修治具别忠邪而進退之海宇生聚濡滲厚德如脫陰霾覩白日如出險窞步通衢公卿大夫非罪廢逐者悉與之滌蕩且召用焉蓋所以承天心而人皇業也惜乎君不及見豈非重不幸者哉竊嘗論之天下之治亂生於風俗之厚薄風俗之厚薄繫於士大夫之出處若夫棄維常逞利欲覬幸朝夕之得一唱百和競為喧鬨積習逾久散漫四出一旦如洪流決潰無

以禦塞則將有不勝憂者仁人志士其可不遠謀極慮而慎所取舍乎如君之氣守志尚可謂能慎取舍也君娶李氏封壽光縣君子五人曰鎛曰鐸曰鋕曰銓曰梁鎛前開封府扶溝縣主簿鐸嘗預鄉貢鋕銓梁早卒一女未嫁君有文集三十卷享年五十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渝州之正寢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處予表其墓而銘曰

士於周秦生質何殊或重而千鈞或輕而錙銖乃曰貴

賤緣其所趨乃曰否泰出由此塗智者見微詳研疾徐
避險從夷誠哉覆車君有良守明晦弗渝君有安業終
吝莫舒遐望古人並軫齊驅撫實以書斯銘不誣

淨德集卷二十三